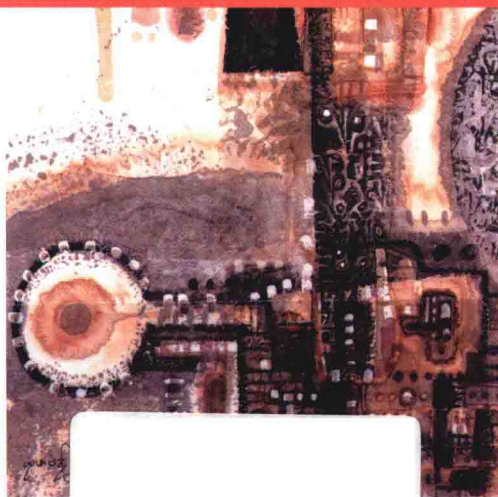


མགའ་མཁའ་མཁའ་མཁའ་མཁའ་

康巴作家群书系（第四辑）



香 秘

嘎子 著

作家出版社

康巴作家群书系（第四辑）

香 秘

嘎子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香秘 / 嘎子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6.7

(康巴作家群书系. 第四辑)

ISBN 978-7-5063-8968-6

I. ①香… II. ①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37704 号

香 秘

作 者: 嘎 子

责任编辑: 那 耘 李亚梓 张 婷

装帧设计: 翟跃飞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41 千

印 张: 20.25

版 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968-6

定 价: 3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为“康巴作家群”书系序

阿 来

康巴作家群是近年来在中国文坛异军突起的作家群体。2012年和2013年，分别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了“康巴作家群”书系第一辑和第二辑，共推出十二位优秀康巴作家的作品集。2013年，中国作协、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等在北京联合召开了“康巴作家群作品研讨会”，我因为在美国没能出席这次会议。2015年和2016年，“康巴作家群”书系再次推出“康巴作家群”书系第三辑、第四辑，含数十位作家的作品。这些康巴各族作家的作品水平或有高有低，但我个人认为，若干年后回顾，这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。

康巴（包括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、西藏的昌都地区、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）这一区域，历史悠久，山水雄奇，但人文的表达，却往往晦暗不明。近七八年来，我频繁在这块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四处游历，无论地理还是人类的生存状况，都给我从感官到思想的深刻撞击，那就是这样雄奇的地理，以及这样顽强艰难的人的生存，上千年流传的文字典籍中，几乎未见正面的书写与表达。直到两百年前，三百

年前，这一地区才作为一个完整明晰的对象开始被书写。但这些书写者大多是外来者，是文艺理论中所说的“他者”。这些书写者是清朝的官员，是外国传教士或探险家，让人得以窥见遥远时的生活的依稀面貌。但“他者”的书写常常导致一个问题，就是看到差异多，更有甚者为寻找差异而至于“怪力乱神”也不乏其人。

而我孜孜寻找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的自我表达：他们自己的生存感。他们自己对自己生活意义的认知。他们对于自身情感的由衷表达。他们对于横断山区这样一个特殊地理造就的自然环境的细微感知。为什么自我的表达如此重要？因为地域、族群，以至因此产生的文化，都只有依靠这样的表达，才得以呈现，而只有经过这样的呈现，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。

未经表达的存在，可以轻易被遗忘，被抹煞，被任意篡改。

从这样的意义上讲，未经表达的存在就不是真正的存在。

而表达的基础是认知。感性与理性的认知：观察、体验、反思、整理并加以书写。

这个认知的主体是人。

人在观察、在体验、在反思、在整理、在书写。

这个人是主动的，而不是由神力所推动或命定的。

这个人书写的对象也是人：自然环境中的，生产关系中的人，族群关系中的人，意识形态（神学的或现代政治的）笼罩下的人。

康巴以至整个青藏高原上千年历史中缺乏人的书写，最根本的原因便是神学等级分明的天命的秩序中，人的地位过于渺小，而且过度地顺从。

但历史终究进展到了任何一个地域与族群都没有任何办法自

外于世界中的这样一个阶段。我曾经有一个演讲，题目就叫做《不是我们走向世界，而是整个世界扑面而来》。所以，康巴这块土地，首先是被“他者”所书写。两三百年的过去，这片土地在外力的摇撼与冲击下剧烈震荡，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终于醒来。其中的一部分人，终于要被外来者的书写所刺激，为自我的生命意识所唤醒，要为自己的生养之地与文化找出存在的理由，要为人的生存找出神学之外的存在的理由，于是，他们开始了自己的书写。

正是从这个意义上，我才讲“康巴作家群”这样一群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自我书写者的集体亮相，自然就构成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。

这种书写，表明在文化上，在社会演进过程中，被动变化的人群中有一部分变成了主动追求的人，这是精神上的“觉悟”者才能进入的状态。从神学的观点看，避世才能产生“觉悟”，但人生不是全部由神学所笼罩，所以，入世也能唤起某种“觉悟”，觉悟之一，就是文化的自觉，反思与书写与表达。

觉醒的人，才是真正的人。

当文学的眼睛聚光于人，聚光于人所构成的社会，聚光于人所造就的历史与现实，历史与现实生活才焕发出光彩与活力。也正是因为文学之力，某一地域的人类生存，才向世界显现并宣示了意义。

而这就是文学意义之所在。

所以，在一片曾经蒙昧许久的土地，文学是大道，而不是一门小小的技艺。

也正由于此，我得知“康巴作家群”书系又将出版，对我而言，自是一个深感鼓舞的消息。在康巴广阔雄奇的高原上，有越

来越多的各族作家，以这片大地主人的面貌，来书写这片大地，来书写这片大地上前所未有的激变、前所未有的生活，不能不表达我个人最热烈的祝贺！

文学的路径，是由生活层面的人的摹写而广泛及于社会与环境，而深入及于情感与灵魂。一个地域上人们的自我表达，较之于“他者”之更多注重于差异性，而应更关注于普遍性的开掘与建构。因为，文学不是自树藩篱，文学是桥梁，文学是沟通，使我们与曾经疏离的世界紧密相关。

（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主席，茅盾文学奖获得者，这是作者为“康巴作家群”书系所作的序言）

目录

第一章 香巴拉入口

劫难 / 002

我死了吗? / 006

魔镜 / 009

第二章 雪狐部落

风雪 / 014

狐狸 / 017

灾难 / 023

第三章 雪神

追魂草 / 028

受伤 / 03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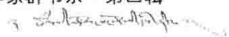
决斗 / 038

粉红与蔚蓝 / 046

第四章 人与兽

狼的末日 / 057

雪地狼王 / 060



头人帕加 / 064

蓝雾 / 075

呼唤野性 / 079

第五章 死亡谷

酒葫芦 / 086

染血的星光 / 089

外乡人 / 093

魔鬼山谷 / 098

玛萨人 / 103

霜色寒 / 108

兄弟酒 / 111

第六章 大冰河

骑桶人 / 119

黑雾 / 124

死河 / 128

雷石 / 131

河心 / 136

又一个早晨 / 140

红毛狐狸 / 145

过河了 / 147

风在吼叫 / 150

第七章 荒野情歌

伏藏 / 154

苦修者 / 159
婴儿梦 / 166
白雾 / 170
他与她 / 172
梦的声音 / 175
孤狼 / 183
冰泪 / 190
狼斗 / 193
热汤 / 196

第八章 雪地恩仇

战争梦 / 201
金太阳 / 210
尽管来 / 214
冰水融化 / 219
战争 / 221
大荒 / 225
仇眼 / 229
神判 / 234

第九章 大雪崩

阳光草地 / 242
又见狐狸 / 250
雪地孤旅 / 253
山垭口 / 257
生死雪恋 / 263

3 Shasongdun

争夺狼王 / 269

天外有梦 / 273

雪崩 / 283

第十章 最后的香巴拉

狐狸的早晨 / 289

香巴拉之心 / 296

爆炸，爆炸 / 304

在三千大世界之中，
每个人都在寻找他内在的香巴拉……

——索甲仁波切

你认为他会找到香巴拉吗……
——詹姆斯·希尔顿《消失的地平线》

我不知道是从深海似的睡梦里醒来了，还是仍然挣扎在暗无边际的睡梦里。

在我面前站着一位陌生的老人，他的笑声也很陌生。他告诉了我一个从未听说过的牧牛部落——阿洼部落。那个部落正在狂暴的风雪里拼死挣扎，去往一个据说美如仙境的牧场。

哦哟，我祝福他们……

第一章 香巴拉入口

劫 难

我与肯特上尉都没想到，飞机穿进喜马拉雅冰冷的雪山丛林里时，会遇上这么恶劣的天气。

我们在纱网似的雪雾里撞来撞去，冰碴敲击机体沙沙沙响着，像揉捏一张薄脆的纸。我的身子随颤动的飞机摇晃，头像充气的球一样在膨胀。肥胖臃肿的肯特上尉牙齿咬出了血，浑身的肉都在抖。我看他额头有青筋鼓了出来，想说我们现在像是弱小的蚊子，只需有人一巴掌，啪的一巴掌。

他看了我一眼，咬紧的嘴角露出了怪异的笑。机身平稳下来时，他把咬在嘴里的牛皮筋呸地吐出来，伸出大拇指给我比画了一个自信的手势。

我浑身的紧张才放松下来。

眼前是白茫茫的雾。

雾把世间的一切都染成了虚无，我的心却揪得很紧，不知道雾后是坚硬的岩石，还是千年不化的冰川。

这就是驼峰之路，悬在空中的死亡之路，西起印度加尔各答的阿萨姆邦汀江机场，进入战火烧红的中国西南。肯特与我是执行一项特殊任务，没有运输货物，也没有悬挂炸弹。我们的P-40

画着龇牙咧嘴的大鲨鱼。肯特说，我搞不懂你们中国人，硬把鲨鱼说成老虎，我们成了张大翅膀在空中飞翔的老虎。我笑了，啥也没说，心里很赞赏我父老乡亲们的这个创意。如虎添翼，那可是比鹰更雄姿英发，比虎更勇猛威风的赞誉呀！

飞机平静下来时，喧嚣的马达声撞开了我的瞌睡之门，我的梦随着颠簸的飞机在冰山雪峰的丛林里飘浮起来。我隐隐听见肯特在唱电影《卡萨布兰卡》里那首很温情的插曲，半睁开眼睛，他的飞行头盔便在我眼前快乐地晃动。他回头看我时，我看见了他兴奋的红鼻头。

肯特是个幸福又快乐的小伙子，临行前，他刚刚在加尔各答诺瑟教堂举行了婚礼，新娘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印度商人漂亮的独生女儿。他对我说，肖恩，你懂不懂，新娘子的吻，比最美的法国葡萄酒还香甜。我悄悄对他说，还有比新娘子更甜美的东西在等着你啦。他急了，红鼻头差点戳在我的脸上，说新娘子是我唯一的爱，没有谁能代替她。天上就是掉下一个团的天使，都不能与她比。我笑了，说看看你新娘子的肚皮吧，我们等着瞧呢！他明白了，脸更鲜红了，说出的话也在喉头上打结。他说，她母亲正为此事跟他犯浑呢。谁知道印度是这样的规矩，没结婚前就不能上床。我们可是天底下最爱的一对呀！

他上飞机前，幸福的新娘子依依不舍地搂着他，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。他狠狠吻着她，然后拉着我朝飞机走去。那是动人的一刻，可我们还不知道，那是他们的最后一吻了。

飞机在跑道滑行时，他对我说，我是他见过的英语说得最好的中国人。他问我在伦敦待过？我说，没有。我的父亲在伦敦待过，他是康定基督教堂的牧师。他一声OK，说难怪。他又看着我，说没想过讨个英国姑娘？我说，我是中国人，现在国难当

头，还没想过讨老婆过日子。他就哈地笑了，说你们中国人都是这样，把与女人交往称作讨老婆过日子。所以，你们是最不懂男女感情的种族了。

我苦笑了一声，不想反驳他。

我捧着撞晕的脑袋，在想遥远的小玉。住在我家隔壁的小玉，她父亲是做糖人的小贩。小玉常常拿着小糖人来找我，把耍铁棍的孙猴子或玩大刀关羽的关云长递给我，说这是男孩儿吃的。她吃七仙女和花木兰。她父亲的糖人做得很漂亮，把蔗糖抽成细细的线，再挽成花纹复杂的糖人，看着像雕刻精细的皮影。那糖看着就舍不得吃，小玉就叫，吃吧，不吃糖化了，就啥也不是了。我吃了孙猴子，好像更有劲去爬树爬墙了；吃了关公，就拿起竹扫帚当大刀，耍得嗡嗡响。

那时，我们都还小，我十岁，她八岁。她爱拉着我的手在草地疯跑，边跑边笑。她的牙齿生得很怪，闪着蓝色的光斑，可她就爱毫无顾忌地张嘴大笑。她父亲见她笑就瞪眼睛，说没教养，女孩子应该笑不露齿。她就对父亲咧开嘴，说牙齿是你给的，又不是偷的抢的，还要藏着掩着。

她牵着我的手在草地疯跑时，真有在天空飞翔的感觉。

那个中秋夜，月亮很大，她拿着张写标语的红纸，吐了口唾液在手里揉揉，就朝脸上擦拭。那张细嫩的小胖脸涂得红红的，笑着问我，她像不像新娘子。我说，像唱戏的。她噘着嘴生气了，说你怕我当你的新娘子吧。我感觉她的手心的汗很冷，就指着月亮说，我们跑到月亮里去。她甩开了我的手，捂住了脸蹲下来，背心抽搐着哭起来。我不知所措了，站在她身旁，想拉她，手伸过去又缩了回来。

起风了，把月儿刮得摇摇晃晃。

我说，我们回去吧。她站起来，满脸的红色看着像关公。

那天，她关紧了门，说什么都不想与我玩了。

那天，我第一次做了很奇怪的梦，是关于男人女人的梦。我忘了梦见了什么，记得那天我的内裤一片湿漉漉的冰凉。我不知发生了什么，看着看着就哇哇哭起来。我母亲知道怎么回事，把内裤拿去洗了，然后对我说，我长大了。

我长大了，小玉就该是我的老婆了吧。我对小玉说了，小玉的脸羞得比涂抹了红纸还红。

后来，我去省城念国立高中。我回来时，去找小玉。她母亲蹲在门边薄薄的阳光下纳鞋底，鞋底上有只彩线编织的蝴蝶，线一扯蝴蝶就飞了起来。我问，小玉呢？她没抬头，说走了，离开这里了。

我的心像加了块石头般沉重，啥也没问就回屋了。那一天，我心里都像梗阻着什么东西，压迫着忍受着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就滚落了下来。

我就没见到过小玉了，她的影儿就像只纯白的鸟张开翅膀在我梦里飞呀飞的。

我不知道我与小玉间发生的事叫不叫爱情。

在我回省城时，小玉的妈妈来了，叫我把一包穿的棉衣裤给她捎去。我才知道，小玉也去省城读书了，在女子师范学校。

肯特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说你好像在哭？我擦擦酸涩的鼻子，说没有。他说，你坐我的飞机，就该放心。这条线没有别人说的那么险，我跑了上百次了，拉过军火，还挂过炸弹。这条线我闭上眼睛都敢飞，哪里是山崖哪里有风暴我凭感觉都知道。别担心，你会完成任务回家躺在妈妈的怀里的。

我笑了，笑得很苦。

我是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的，肯特只负责把我安全送到那个地方。那里刚让日本人占领。我会在黑夜掩护下低空跳下。我看着黑漆漆的窗外，不知现在到了哪儿，我此去遭遇如何，心里突然变得沉重如石头。

我的身子在轻软的云雾里飘浮起来时，我听见很脆很响的咔嚓声，像是粗壮的树被力大无比的人折断了一样。我睁开眼睛，肯特正很痛苦地甩动脑袋，头盔在机舱上撞击着。我问他怎么了？他嘴张得很大，呵呵呵地叫着。手拉扯着头盔的系带，我看见他的手指，像中了毒似的变得乌黑。

飞机甩动起来，我的身子在机舱内滚来滚去。

肯特扯开了头盔，扔在身旁。他的脸变得乌红，像是缺氧了似的。他又去撕扯衣领。我想去拉他，他指指舱门，意思是让我跳伞。那时，我还没想到逃生，只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他啊呀叫了一声，从腰上拔出了手枪，他眼睛血红，嘴痛苦地歪咧着。他手伸进了上衣袋，很费力地把一张照片掏出来朝我递来。照片飞到地上，他绝望地看了一眼，脸上爬满了痛苦。他又举起枪，枪口使劲戳进了他大张的嘴。我慌了，想拉住他，机身又一甩晃，我被甩到了机尾。听见了砰的枪响，我爬起来，脑袋嗡嗡地响。我看见肯特趴在操纵杆上，前面的窗户一片喷射状的血红。

机身在坚硬的岩石上摩擦着，一片浓如海潮的雪雾向我卷来。又一声巨响，我的身子朝很冷很潮的地方飞去……

我死了吗？

眶当——

像两个金属油筒撞在一起，响声过后，我脑袋里便飞来无数巨大的野蜂，嗡嗡嗡嗡地吵闹不停。我挥手想赶，手却笨重得像石